



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Cao Wenxu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rt Center

曹文轩精品集

稻香渡

曹文轩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曹文轩精品集



曹文轩
著

稻香渡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稻香渡/曹文轩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8

(曹文轩精品集)

ISBN 978-7-5534-8390-0

I. ①稻…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415号

DAO XIANG DU

稻 香 渡

曹文轩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责任编辑: 郝秋月 于媛媛 王 媛 侯 帅

封面绘图: 王 冉

内文插画: 刘九鸣

卡片开发: 欧 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长春市恒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3

字 数: 125千字

印 数: 1—10 000册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8390-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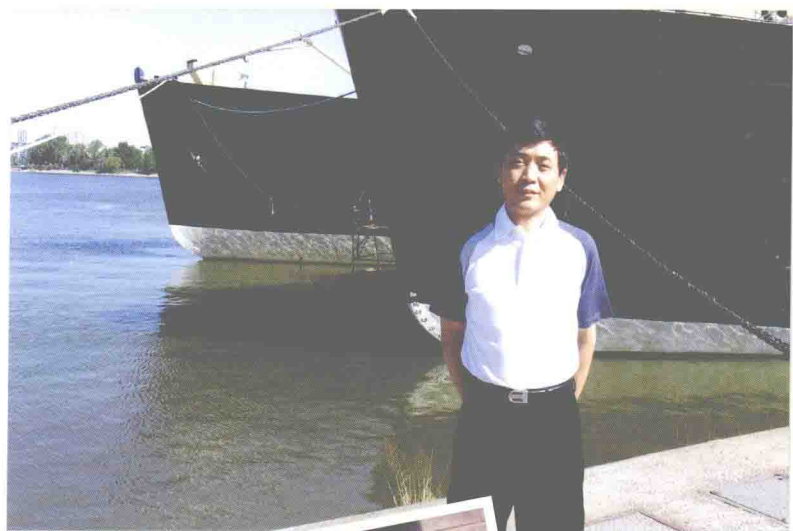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1-88607221



2002 年于古巴海岸



在博洛尼亚书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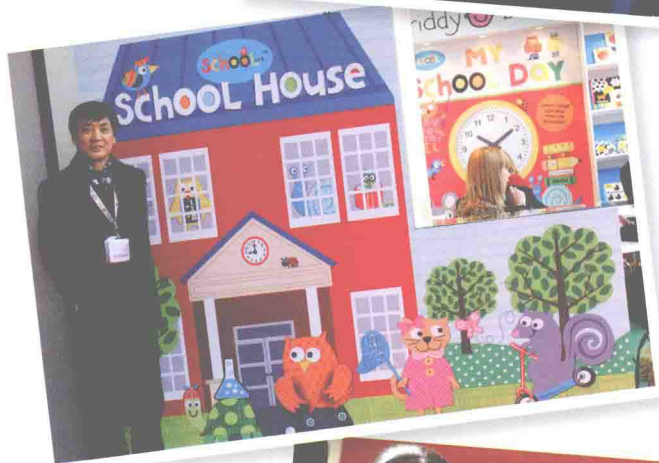


2005 年在
斯德哥尔摩



在北京

2009 年给孩子
讲作文



在博洛尼亚
书展

2007 年为孩子们
签名





在北京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地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

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

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

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然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你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目 录



艾地 1

秃鹤 52

药寮 99

我家姐姐花一朵 148

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 192

《稻香渡》阅读卡 225





1

油麻地小学四周环水，很独立的样子。

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很寒碜。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学校与地方联合，想将秦大奶奶逐出这片土地，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然而终于没有成功。

秦大奶奶坚决地认为，这片土地是属于她的。

也许，确实是属于她的。

秦大奶奶的丈夫是秦大。他们夫妇俩，原先与这片土地并无关系。他们是在一九四八年年初，才买下了这片土地的。为买这片土地，这对夫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里，他们没有白天与黑夜，没有阴天与晴日，没有炎热与寒冷。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欲望：穿一件新袄遮挡风寒的欲望，吃一片西瓜解除暑渴的欲望，将自己放在床上消解一下疲倦的欲望，煮一碗红烧肉润一润枯肠的欲望。他们对痛苦变得麻木起来，镰刀割破了手指，鲜血一路滴在草上，不知道疼；终年光着的脚板，在隆冬季节裂开鲜红的血口，不知道疼；瓦砾硌着脚，不知道疼；鞭子打在脊梁上，不知道疼。秦大在世时，这里的人每当谈到他时，评价不外乎就是这些：“这个人太小气，一锥子扎不出血来。”“跌倒了，还要从地上抓一把泥。”唯一使这对没有生养孩子的夫妇感到幸福的就是在夜深人静、四周流动着淡淡的荒凉时，做着土地的美梦：一片土地，一片风水好的土地，在春风里战战兢兢如孩子般可爱的麦苗，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金子一样的麦穗……

他们终于用几十年的心血换下了这片土地。

他们在这片土地的中央盖了一幢草房，从此，两双已经过早疲倦的眼睛，就时时刻刻地注视着这片土地。这年春天，天气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暖和得早，才是二月，风已是暖洋洋的。一地的麦子，在和风里一日一日地绿着，没过几天，就不见土壤了，只剩下汪汪的一片绿。站在草房门口，就像站在一片泛着微波的水面上。然而，秦大并未等到收获的五月，就在田埂上永远地睡着了。村里几个总是帮人家送丧的人，在将他放入棺材时说：“抬过这么多死人，还从没见过身子轻成这样的人。”

秦大奶奶倒是看到了收获的季节，但就在麦子飘香之时，土地已不再属于个人。

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块四面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只船载着堆得高高的茅草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